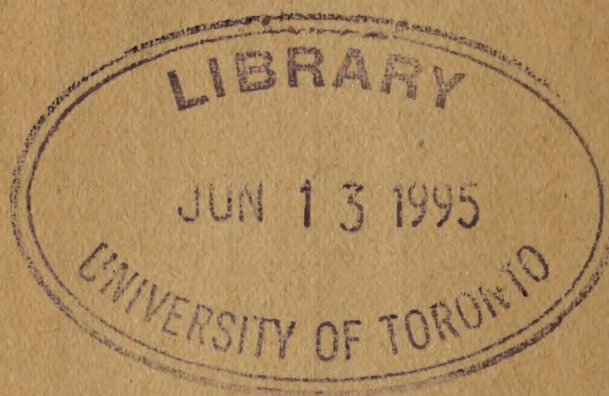
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東方文庫第六十四種

東方雜誌社編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雁冰愈之澤民合編



東方雜誌二十週年紀念刊物

目次

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愈之
雁冰 合編
澤民

一　都介涅夫（1818－1883）

我國近來研究俄國文學俄國思想的人漸漸多起來了，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近代俄羅斯和西歐諸大國相較，在政治方面物質方面，沒一件事能比得上。但從文學方面說來，俄國對於世界的貢獻，實在是非常重大；現代世界各國的文藝思想，多少都受着俄國文學的暗示和影響的。一世紀以來，俄國作家從極端理想主義的浪漫派到極端物質主義的頹廢派，都是很衆多。其中開創俄國國民文學的元勳，要算普昔金(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樓芑多夫(Michael Ler-

montoff, 1814－1841）顧谷兒（Nikolai Gogol, 1809－1852）這幾個，人道主義的色彩最顯明的，要算陀斯妥以夫斯基（Fiodor Dostoyevsky, 1821－1881）高爾基（Maxim Gorky 1868-）安得列夫（Leonid Andréeff, 1871－1919）；這幾個但在實際上使俄國文學占世界第一位置的，功勞最大的，却算要都介涅夫和託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02）因爲在他們以前，俄國文學不過是俄國文學，和世界不生干係，有了他們兩人以後，俄國文學纔眞的變成世界文學了。託爾斯泰是最大的人道主義者；都介涅夫是人道主義者而又是最大的藝術天才。託爾斯泰的小說戲曲是借此來宣傳他的主義的；都介涅夫的小說，却是純粹的藝術作品。託爾斯泰的文學，現在我國人也已有人介紹了。但現在講西洋文學的總多偏於思想方面，藝術天才像都介涅夫的就少人注意。我想文學到底是一種藝術，思想不過是文學上所應表現的一種東西。要想吸收西洋的近代文學，確立我國的國民文學，藝術方面實在比思想方面，更應該研究。所以我在俄國作

家中，揀了個都介涅夫來約略介紹一下。

伊凡都介涅夫(Ivan Turgueniev)是莫斯科西南阿拉耳(Orel)地方人。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生。他和託爾斯泰一般，是從富貴門第出身的。父親是個陸軍大佐，家境富裕。都介涅夫從小跟家庭教師學德法語文。俄國上等人家，談話多用法語；都介涅夫的母親，除對下人之外，不講一句俄國話的。所以都介涅夫從小同外國人一般，於本國文字一無所知。後來還虧他家裏一個底下人，時常把俄國十八世紀詩人 Kheraskov 所作的"Rossiad"念給他聽，於是他纔引動了對於本國文學的趣味。

都介涅夫生成是個藝術天才。當他做小孩子的時候，他腦子就像一副精密的測量器，玄祕的自然現象，微弱的情緒衝動，他都感受得到的。家中有一座花園，他幼年時常游玩其中，於自然美妙，領畧得不少。後來他說：『當我年紀很小的時候，我在這花園裏，看見蛇和蟾蜍爭鬬，我就疑心到造物仁慈的話了。』這花園裏辭

烘烘的夏日，冷清清的白晝，在這少年藝術家眼裏，都含着自然的大祕密。

都介涅夫幼年受過一樁奇異的經驗，就是他所作短篇初戀（First Love）（陳嘏君譯載新青年第一二卷）裏的那樁事，這篇小說記一個十六歲的童子，和隣女琪乃達（Zinaiaida）姑娘相愛。後來這童子探知琪乃達每晚在暗裏和男子私會，他就起了個兇心。一天晚上，他懷著一柄利刃去伺候那私會的男子。不料那男子走近，從黑暗中望見，纔知道就是他父親！這小說所記的大概是實事，那童子是作者自己。

據都介涅夫自己說，短篇春潮（Spring Flood）（陳嘏君譯載新青年第一卷）中所記的，也是他十九歲時的實事。這小說裏的主人翁薩稜（Sanin）初戀一女郎，後來戀一有夫之婦，把這女郎棄却，終於演成可怕的悲劇。這大小說家兒童時代的理想和情緒，從這小說中，很容易看出來的。

都介涅夫十六歲時，父親便去世，以後全是母親撫養長大的。母子性情是極端

相反，他母親是個驕倨的貴婦人，性情又嚴冷又暴躁，思想更是頑舊不堪的。都介涅夫作的那篇唔唔（Mumu）（曾譯載東方雜誌）是實有其事，書中的寡婦太太，便是他母親。他母親待奴隸非常之專制。都介涅夫幼時對於處不幸地位的奴隸，很表同情；對於他母親的態度，很爲反對。看唔唔這篇小說，就可知道了。他後來竭力鼓吹農奴解放，也實在是因幼年感觸極多，才有這種反動呢。

都介涅夫年十五歲入莫斯科大學，第二年改入聖彼得堡大學。後來又入德國柏林大學，學的是哲學和古言學。於黑智兒哲學說研究很精，他的思想受黑智爾影響是很多的。一八四一年他年二十三歲，滿裝了西洋的自由思想，回到聖彼得堡來。這時候他和他那頑固的老母更加不和了。他於是獨住一處，他的文學生涯就從這時開始。後來他雖在俄國內務部裏辦過事，但不久便又棄去。

一八四五年他所作的巴拉沙（Parasha）爲當時大批評家伯陵斯奇（Visarion Blinsky, 1810－1848）所賞識。一八五二年獵人筆記（Zapiski Ok-

hotnika)出世。這部書乃集二十幾種短篇而成，記作者到鄉下去行獵，認識了個小地主，因此考見鄉間生活情形。全書並沒一定的結構，也沒一定的意匠；但鄉民性情之質朴，田野風俗之醇厚，却活現於紙上；對於自然和人生都能下精密的觀察，把眞面目揭露出來；眞不愧爲傑作。這部小說在俄國流行極廣；上中下各階級，甚至俄皇自己都讀過的。而且書中講到農奴的不幸生活，無限深刻，於當時放奴運動，影響極大。後來俄人受了都介涅夫的感動，自由思想一日盛似一日，到了一八六一年到底把全國二千三百萬的農奴釋放了。所以這一部獵人筆記可以和美國施拖夫人(Harriet Beacher Stow, 1812—1895)的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相並。

他從二十歲後，游德法諸國，吸收新思想，居本國的時候很少。一八五〇年母親死後，都介涅夫承受遺產，把自己土地內的農奴，全行解放，任其自由。這種舉動是託爾斯泰所難以做到的，但都介涅夫因爲不像託爾斯泰有家庭的牽制，所以能

『獨行其是』。這時候都介涅夫是個盛氣少年，思想和行事，都很激烈，在著名專制的俄國自然容身不下了。一八五三年，他因爲在莫斯科報上，做了一篇弔顧谷兒的文，言辭激烈了些，觸了政府的忌諱，幾乎要送到西伯利亞去，後來禁止他往外國。過了兩年，才被釋放；以後他便住在法國，專心於著作事業。

都介涅夫一生經過四十年的藝術生活。他的作品質和量都是很豐富的。從一八四三到四四年他做過幾卷詩，以後所作的却以小說占多數，長篇和短篇都很富。長篇小說最有名的，是路丹 (Dmitri Rudin)（一八五五年）貴族之家 (The Nest of Nobles)（一八五八年）海倫 (Helene)（一八六〇年英譯前晚）父與子 (Fathers and Sons)（一八六二年）烟 (Smoke)（一八六七年）荒地 (Virgin Soil)（一八七六年）的六種。這六種小說不單是俄國近代文學上的傑作，而且是世界的模範名著。此外名作還是很多。若要把他終身著作，作詳細的研究，只好讓那做文學史的人了。下面且把都介涅夫的文藝思想，約略講

講罷。

在文學史上，都介涅夫是列入寫實派的。但他是熱情的天才，多愁的（Melancholy）藝術家。像他所作的海倫描寫愛情悲劇，可算最悲鬱的小說。又像荒地中之主人翁，因爲缺乏和現實奮鬭的力量，其煩鬱比較莎士比亞劇中的哈孟雷德王子（Prince Hamlet）更甚。可見都介涅夫的作品，主觀情緒是很豐富的了。但他的主觀，却又和舊浪漫派的不同，決不是理想的空洞的。丹麥大批評家布蘭兌斯（George Brandes, 1842-）說：『他具有眞詩人的能力，是能活畫實生活的大藝術家。他作品中所描寫的人物，作者自己的興味判斷，和讀者所受的印象，是能調和一致的。』這印象調和，是都介涅夫獨特的本領，不是浪漫派作家所及得的。又像那唔唔（Mumu）一篇，表面看去，全然是客觀的描寫；但我們細讀一遍，覺得對於那被主人欺負的管門人生一種極熱烈的同情，這種情緒是從作者心上流露出來的。可見都介涅夫的藝術，和絕對客觀的法國寫實作家，又是不同。總之都介

涅夫在一方面可說是寫實主義的浪漫派(Romanticist of Realism)在一方面又可說是浪漫主義的寫實派(Realist of Romanticism)。

都介涅夫和陀斯妥以夫斯基,託爾斯泰是俄國寫實派的三大文豪。託爾斯泰是以道德來解釋人生的;陀斯妥以夫斯基是以病態心理來解釋人生的;都介涅夫却是以藝術來解釋人生的。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e, 1842-)在他的俄國文學上之理想和現實(Ideals and Realit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中也說:『從小說之藝術的完密和美麗看來,都介涅夫恐怕要算一世紀中最大的小說家了。』像他的貴族之家海倫等小說,詩的天才的豐富,結構印象的美麗,在俄國作家中,誰也及不來的。

但上面所講的還不是都介涅夫的特色,都介涅夫最大的特色,是能用小說記載時代思潮的變遷。他的小說出現,先後要佔三十多年的時期。在這三十年間,俄國社會從舊生活改到新生活;思想界經過好多次的變化。都介涅夫却能用着哲

學的眼光，藝術的手段，把同時代思潮變化的痕跡，社會演進的歷程，活潑潑的寫出來；而且是富於暗示和預言性的。要是把他一生大著作彙合起來，便成一部俄國近代思想變遷史。這種反映時代精神的藝術手段，恐怕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呢！

所以要研究都介涅夫的文學，必須和十九世紀中段俄國的思潮變遷，互相參證，才有趣味。都介涅夫的六大傑作，路丹出版最早。這小說中所描寫的，是一八四〇年間的社會情形。這時俄國處於暴君尼古拉斯一世治下，青年受了西方自由思想的鼓動，覺醒的已經不少。因爲處於專制政體之下，政治方面早已絕望，一般青年都向藝術哲學宗教方面走去，離現實而近空想，好大言而忘實際。不但那時的學生界是這樣，凡有點智識的人，差不多都是這樣的。路丹——小說中的主人翁——就是這一種人的代表。他是個活潑的新青年，傾心於貴推，西婁爾的思想。某年夏間路丹遇着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名叫娜泰麗亞（Natalia），路丹美妙的

辭令和空闊的大話，把娜泰麗亞迷住了，兩人滿心滿意的私訂了婚約。但不久娜泰麗亞的母親得知了，把伊責駡了幾次，不准伊和路丹往來。於是娜泰麗亞和路丹商量，要想跟了他逃走。但路丹是個說大話的人，不是能實行的人，口裏雖然熱烈，心裏却是冰冷。他拒絕這計畫，以後兩人分離；路丹終於放浪而死。

貴族之家出版的時候，俄國社會漸從理想返到實際；這小說裏邊所描寫的人物，已不像那路丹專門空口說大話了。等到海倫這部小說出版，路丹式的青年，已完全絕跡，俄國社會到處充滿了積極的活動的空氣。海倫中的女主人海倫，是個有肝膽的奇女子，伊日記裏說：『單是「善」不好算人生的目的，「為善」才是人生的大事。』伊在男子當中遇見了許多有才能的美術家和溫和的學者，伊沒一個中意的。後來遇見了殷色洛夫 (Insarov)，他是保加利亞的愛國志士，是一個有擔當的力行家；他所有的是一雙鋼鐵般的手，却不是一張錦繡般的嘴；他只有一個觀念，就是母國之自由。海倫便決計嫁給他，幫着他合力做去。後來殷色洛夫死

於國事，海倫總算遂了伊的素志了。自從這部小說出世後，直到俄國革命為止，有不少青年男女，都學殷色洛夫和海倫的樣，為爭自由，送進牢獄的，送到西伯利亞去的，送上絞首臺的，也不知有多少！海倫裏邊的人物，倒是個恰好的影子呢。

談到俄國事情，便會聯想到虛無主義(Nihilism)，其實虛無主義這個字，是都介涅夫造出來的。自從都介涅夫在他的小說父與子裏，說起虛無主義之後，不到幾年，虛無主義這名詞，變成俄國人的『口頭禪』了。都介涅夫所說的虛無主義，和俄國虛無黨人的主義，却是不同。就父與子裏所說，虛無主義是否定的主義，沒有信仰沒有崇拜的主義，也就是無主義之主義。書中主人翁巴柴洛夫(Bazarov)就是虛無主義的代表；他對於政治哲學宗教上認為『天經地義』的東西，只是一個『不相信』；一切事物，都要用科學態度來考驗過才算數。

這種虛無主義，不用說，是一種新思想，是一種新青年思想，——『子』的思想，當然是要和舊思想，老年思想——『父』的思想衝突了。父與子便是描寫新舊『父』

『子』衝突的小說巴柴洛夫和阿喀臺(Arkady 巴柴洛夫的同學)代表『子』的時代，都是抱虛無主義的。尼古拉(Nikolai Petrovitch 阿喀台的父親)和貝伐爾(Pavel Petrovitch 尼古拉的兄弟)代表『父』的時代；一個是冒充新青年的舊人物，一個是紳士式的頑固黨，『父』『子』兩派各不相下。後來貝伐爾甚至和巴柴洛夫決鬭。這可見新舊衝突的利害了。

都介涅夫晚年住在法國，和當時法國自然派名家剛考德(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佛勞褒(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曹拉(Emile Zola, 1840—1902)桃達(Alphons Daudet, 1840—1890)等交遊，組成著名的hissed table。他在西方自由空氣中呼吸慣了，不知不覺生一種憎惡本國的感情，不高興住在俄國。他是個愛人類的藝術家，和眼光短小的文人自然不同。而且他替祖國增不少的光彩，俄國實在也省不了他，要是沒有他，西方的文化固然不會傳到俄國去，俄國的文化也決不會傳到西方來！

一八八三年九月三日伊凡都介涅夫在法國巴黎去世。大批評家羅南（Ernest Renan, 1823—1892）在他墳前演說道『他是全人類的化身；全世界住在他心裏，借着他的嘴來發表思想的。』這幾句話，就是這大小說家的定評了。

二　陀斯妥以夫斯基（1821－1881）

俄羅斯，我們都知道是一個最可驚異的偉大民族了。但是最能代表俄羅斯民族的精神的，最能表現斯拉夫人種的偉大性格的著作家是誰呢？是飽受西歐自由思想的那個都介涅夫嗎？是唱導人生藝術的那個託爾斯泰嗎？是稱爲俄國寫實文學之父的那個顧谷爾嗎？是第四階級出身的那個高爾基嗎？

也許可以說，他們是足以代表俄羅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或一方面，但是能完全代表此曠野民族的偉大精神的，能貫徹第三帝國的國民的神祕之心的，能喊出從專制魔王，貴族，地主，資本家，警察，憲兵的積威下面所發痛苦的呻吟的，那也

不是都介涅夫，也不是託爾斯泰，也不是顧谷爾，也不是高爾基，却是另一個藝術家。這一個藝術家，經過了貧乏，疾病，拘捕，宣告死刑，流放，苦工，負債的各種生涯，終於成了一個大著作家，成了『下等階級的使徒』成了墮落的靈魂的叫喊者。

這便是一世紀前在莫斯科慈善病院裏出生的俄國寫實小說家佛陀爾，陀斯妥以夫斯基（Fedor Dostoyevsky）了。他是一個外科醫生和一個商人的女兒的第二個兒子。長兄叫米恰爾陀斯妥以夫斯基（Michael Dostoyevsky）。在他之下還有三個小兄弟。他們的父母和五個孩子，只住在莫斯科的一所兩間一灶披的小平屋內。陀斯妥以夫斯基從在襁褓裏的時候起，一直到死，無一日不處於貧乏之境。世間有許多人，對於金錢，正和電極的相拒一般，錢到了手中，一眨眼便即溜去：陀斯妥以夫斯基便也是這樣的人了。他從來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錢，要是有了幾個錢，便即隨手用去，總不會給他賸下來的；而且他手中有錢，受用的決不是他自己，只是他的朋友罷了。

在幼小時，他和他哥哥米恰爾同進莫斯科的一個小學校去念書。那校裏的先生，把布雪金的詩，斯各德的小說，和別的名家著作教他們誦讀，此外他們更看過德國著名文豪西斐爾(Schiller)所作劇本強盜的上演。他們兄弟兩人的文學趣味，便是從這時候引起的。在小學校裏卒業之後，他又和他哥哥一同進聖彼得堡的陸軍工程學校。在校的時候，陀斯妥以夫斯基趁着空閒，仍去看那些文學書籍，斯各德咧，鮑爾柴克咧，喬治散咧，荷馬咧，讀過很多。而他最愛讀的作家，却是顧谷爾。

一八四三年，就是陀斯妥以夫斯基二十三歲的那年，他離了學校，得授“Sub-lieutenant”的官級，但是他不願意從事於軍隊生活，不久便卽棄去，而專心於著作事業。他在文學事業中第一次的成功，乃是一八四六年出版的一部小說苦人。(Bjednye Ljudi) 在這裏已萌芽着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所有的藝術天才。這一部小說的內容大概是這樣：一個在政府裏供職的小官吏，他已有了一些年紀，因

為貧乏所困，弄得頹唐不堪。但在他的憂鬱單調的生活中，却有一線的光明，就是在近處住着一個和他一樣貧乏一樣孤獨的女子，她是他的遠戚，境況非常困難，要不是他時時照應她看顧她，她便只是孑然一身，和世界更沒有什麼關係了。因為他們是患難中的知己，所以每天交換着一封信札。從那男子的信裏，可以看出極誠懇而不自私的感情。他犧牲了物質的利益，他沾汚了自己的身分，阿附上官，以求保全祿位，他犧牲了他所有的一切，只是為了他的女友，要想盡他能力，使他女友，不至陷於窮蹇。他寫給她的信，和父兄一樣的懇摯，但是從他的簡樸的語句中，却可以看見他實在是戀愛她，不過她沒有察覺罷了。至於她呢，她的教育和心境，都要高過於他，她還不至像他那樣的暴棄自己。在他們的幾次通信裏，可以看出他們過去的一切事實，和他們的生活奮鬬的苦況。但是到了最後，那小官吏忽然失了他生活中的唯一的愉快，因為他聞知他的女朋友已和別人訂了婚約了，而且訂婚的是一個富有資財而名譽却不甚好的中年男子。那女人呢，倒也不全

爲了自私的動機而嫁的，一來呢，她始終沒有想到他的朋友是在戀愛她；二來呢，她也想嫁一個有錢的丈夫，使她朋友可以減輕許多擔負。她終究還在年青，她的求生欲望還很旺盛，所以迫着她，使她不得不出此一舉。她把這消息報告了她的朋友之後，她還叫他辦了許多差使。她叫他到成衣鋪裏去定做衣衫，她叫他到珠寶店裏去買戒指，他都犧牲了自己一一替她辦去。本來他所求的只是她的幸福，所以他的戀愛雖然受着一大打擊，却毫無怨懟，竟像是沒有這一會事的。只在最後的一遭，在他末了的一封信裏纔略略露出幾句憂鬱的話來。這一種自己犧牲的戀愛關係，在俄國文學中隨時可以遇到，不過陀斯妥以夫斯基說得更爲眞切罷了。

苦人完稿後，他把稿本投到一家雜誌裏去，等了好久，沒有回音，明知是無望的了。有一天，清早四點鐘，陀斯妥以夫斯基正在悲哀絕望，想到自殺的時候，當時著名詩人奈克拉沙夫 (Nekrasov) 與批評家葛列戈洛維支 (Grigorovitch) 走

到他家裏，說『你知道你自己寫下的是什麼呢？你必定是有了藝術家的直接的靈感，纔能寫下這樣的一部書。』後來陀斯妥以夫斯基說，這片刻間是他生平最快活的時光了。於是這一部小說便在奈克拉沙夫的報紙上發表，竟博得各方面的好評；著名批評家柏倫斯基(Belinsky)尤其賞識他，他就此在文擅上著了聲名。但是好像『運命』故意播弄他一般。他的第二部著作雙生子（英譯名“The Double”）却歸於失敗，而且他的朋友們都責備他，說他弄錯了方向。從此以後，他的稿子屢次被書肆拒絕，他的作品，屢次受批評家的嘲笑，他的境況也愈加艱難了。

到了一八四九年發生陀斯妥以夫斯基生平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從一八四〇到一八四七年，有許多青年在聖彼得堡組織一個團體，研究福里友(Fourier)白蘭克(Louis Blanc)蒲魯東(Prudhon)等人的著作和思想。到了一八四七年，又把這個團體擴大，把許多的官吏和新聞記者都包羅在內。他們組織了一個

俱樂部；以彼得拉雪夫斯基（Petrachevsky）爲領袖。這俱樂部裏邊的分子，有一部分是一八二五年的十月黨黨員，他們是以解放農奴，建立憲法爲目的的；有一部分是虛無黨的先驅，他們却主張社會革命。陀斯妥以夫斯基却和這兩派都無關係，不過他是個斯拉夫派，以爲俄國自有特殊的勞農行會和鄉社制度，可以不必模倣西歐，因此時常到那俱樂部裏去講演。一八四九年，在震動全歐的俄國革命運動之後，四月二十三日那晚，俄政府因爲聞知那俱樂部時倡革命的議論，於是突然間派警兵前往逮捕，共捕獲嫌疑犯三十四人，陀斯妥以夫斯基和他哥哥也在其內。他們被拘禁了八個月。到了十二月二十二那一天，陀斯妥以夫斯基和別的二十一個罪犯被他們押解到了一塊空地裏，登在行刑台上。那天天氣嚴寒，犯人衣服都被剝去，只賸着一條單褲，靜聽着宣讀判決書，共讀了二十分鐘，判決他們一律槍斃。陀斯妥以夫斯基起初幾乎不信，他和一個同伴說：『難道我們眞個要處死刑了嗎？』在那時牧師便走上行刑台，叫罪犯懺悔。於是他纔知道他

的生命的末日已至。後來在他寫給他的兄弟的信裏說：

『他們在我們頭上揮着刀劍，他們叫我們穿上死囚所穿的長的白褲子。我們三個人作爲一隊的被綁在木樁上。我在第三隊，所以我自己計算，我是只有幾分鐘能活命了，我想起你和你那親愛的，我勉强支持着，和在我的旁邊的兩個罪犯卜列許乞夫和陶羅夫都接了一個吻，和他們告了永訣。』

軍官已下令教兵士們裝好槍彈；兵士正在描準的時候，忽然前面有一條白巾揮過來，他們纔放下槍枝。於是陀斯妥以夫斯基和別的二十一個罪犯纔知道俄皇已降諭赦免他們的死刑，改爲發往西伯利亞充當苦工。但是在這幾分鐘內，陀斯妥以夫斯基却已經驗了平常人所不會經驗的境地，懂得了平常人所不會懂得的事情。在這宣告死刑以後到被赦之前的片刻間，於陀斯妥以夫斯基後來的全部生活，却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呢。

陀斯妥以夫斯基所判刑罰，是在西伯利亞作四年苦工。在這四年中，他和許多

猙獰兇厲的盜犯，一塊兒生活着，同做挪扛運，搬移磚石，掃雪等笨重的工作，他不但因此鍛鍊成一副強健的體格，而且他的精神也因此得以充分發展。他在罪犯的生活中，得到了許多的教訓：他貫徹了墮落的罪犯們的靈魂，他經驗了人世希有的痛苦，總之他發見了他自己。陀斯妥以夫斯基造成這麼一個偉大人格，這麼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可以說，有一大半是受這四年的犯罪生活之賜呢！

四年的刑期滿後（一八五三年）他被釋放，又在駐紮西伯利亞的聯隊中，當了三年目兵，以後又在西伯利亞住了三年。到一八五九年，他纔回到俄國，起初住在塔佛爾（Tver）後來到了聖彼得堡。他回國時，帶了他的夫人同來，他夫人是一個寡婦，她的前夫也是彼得拉雪夫斯基案內被拘連的一人；夫死後，纔在西伯利亞和陀斯妥以夫斯基結婚。

陀斯妥以夫斯基回國剛在俄國解放農奴之後。他到了聖彼得堡幹着新聞記者的生活。一八六一年一月，他自己創辦一種報紙，叫做"Vremya"，這報紙的銷

路頗好。但是因爲「運命」時時戲弄他，所以"Vremya"不久便因爲登了一篇評論波蘭事件的文字，被政府禁止出版了。一八六四年，他慘澹經營，總算又辦了一種報紙，叫"Epocha"，這一回和他爲難的，卻不是政府裏的檢查官，而是那自由黨人了。因爲陀斯妥以夫斯基是個斯拉夫派，他對於當時盛行的唯物派社會主義不甚同意，因此引起自由黨的反感。他們甚至說"Epocha"是政府的機關報，編輯的人通是政府方面的奸細。這樣的兩頭不討好，他在當時懊喪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在那時，他的哥哥米恰爾，他的好友克里哥里夫(Grigoriev)，他的夫人瑪利，都相繼去世，他更覺得孑然一身，在人世間幾無一相知的人。又加米恰爾死後，他的家屬都要仗着他贍養，他的負累益重。他沒法子只有掙扎着把"Epocha"繼續維持下去。

他整日整夜的工作，校對咧，撰稿咧，發報咧，張羅經費咧，對付檢查官咧，都只有他一個人；每天差不多只有五小時睡覺。但是到一八六五年，他的第二種報紙，終於因款絀停刊，他負了一身的債。那時他寫給一個朋友

的信裏說：『我情願再走進牢獄裏去，要是因此我便可以淸償債務，可以脫然無累。』他的苦狀就此可想見了。後來他被債務人纏不過，不得已逃往國外，在國外混了四年之久，在那時他從幼小時發生的癲癇症，又時刻復發，這可以是說他一生最狼狽的時候了。

但在這忍飢耐寒貧病交迫的四年中，他却成就了畢生的三大傑作：一部是罪與罰(Prestuplenie i Nakazanie)在一八六六年出版。一部是白癡(英譯名"The Idiot")在一八六八年出版；一部是被佔有者(英譯名"The Possessed")在一八七一——二年出版。罪與罰是使陀斯妥以夫斯基享大名的第一部著作。這不但是他生平的傑作，而且是世界文學中希有的大著。主人公拉斯戈爾尼谷甫(Raskolnikov)是代表俄國式的非常自尊的人。他是個虛無主義者，但他不是政治的虛無主義者，也不是像都介涅夫的父與子裏所描寫那樣的虛無主義者，却是倫理的虛無主義者；所謂倫理的虛無主義者，就是蔑棄一切倫理的戒條和

規律的意思。他的理想是這樣：他只要能踏破一切的習慣規律，他就成爲一種的拿坡侖了。他是個青年學生，家境貧苦，有老母和姊妹都待他贍養。有一天他走到質鋪裏去當珠寶時看見了質鋪裏的老年的女主人，他便想只要殺了這老婆子，便可以得到質鋪裏的一切，來養活自己的家族了，不過照道德的慣例，殺人是不許的。但是『道德足以限制我的行爲嗎？』『要是拿坡侖到了我的地步，他難道也爲了區區的道德戒律不敢去殺那齷齪老婆子嗎？』拉斯戈爾尼谷甫爲這兩個問題所困惑。最後他爲他的自尊心所激動，說：『好了，不用多想了，我就照着拿坡侖的模樣，殺了這婆子罷！』於是他便去殺死當鋪婦人，幷殺死那婦人的姊妹。他本意是想殺了兩個人後，他便可以打破倫理的習慣，戰勝道德的權威，從此便變成一個拿坡侖，變成一個超人。但是這種企圖終歸於失敗。他殺了人後，不但沒有變成了強，却反變成了弱了；不但沒有戰勝道德和習慣，却反爲他們所戰勝了。他雖想做一個打破道德的英雄，可是他的勇氣不夠，在一方面怕着事情敗露，在一

方面又怕着良心責備。起初他還不肯干休，還要竭力奮鬬，竭力壯自己的膽量，可是後來却知道他自己是已不中用了。後來他的情形，被偵探看出，那偵探知道他最後是免不了要去自首的，却故意玩弄他，和貓玩鼠一般。在這裏著者竭力描寫拉斯戈爾尼谷甫的懦弱無用，和他精神上所受的苦痛，直是一幕最沉摯的悲劇。

拉斯戈爾尼谷甫戀愛了一個妓女莎尼亞(Sonia)。莎尼亞呢，因爲覺得惟有他看待她是毫無輕狂的態度的，所以也非常相知。那時莎尼亞覺得在拉斯戈爾尼谷甫的心頭，似乎埋着一件祕密和苦痛的事，便竭力盤問他，他總是不說。後來他失了勇氣，便說出了，於是莎尼亞竭力勸他懺悔，勸他去自首，她說上帝會給他一個新生活的。而且還說他自首之後，她願意和他一塊兒到戍所去受苦。於是拉斯戈爾尼谷甫便懺悔了，便到警察署裏去自首了。自首的結果，是判決七年的徒刑。以後便寫拉斯戈爾尼谷甫同了莎尼亞到戍所作苦工的情形，最後寫拉斯戈爾尼谷甫的感悟。這樣便是著名的罪與罰的梗概。在書中有最緊要的一段說拉

斯戈爾尼谷甫跪在莎尼亞面前說『我不是跪在你的面前乃是跪在全人類苦難的面前，』這幾句話是一部罪與罰的精髓，也是陀斯妥以夫斯基一切著作的精髓。

白癡中所描寫的主人公恰和拉斯戈爾尼谷甫相反，白癡裏的主人公米雪根親王(Prince Mwishkin)乃是俄國小說中所常見的『伊凡獃子』(Ivan Durat)式的人物。陀斯妥以夫斯基寫出他的天性如何仁慈，寫出他怎樣同情於不幸的人們，怎樣哀憐病人，怎樣地了解而且愛惜小孩；老實說，他實是爲他自己寫照。這一部小說也和罪與罰一樣是描寫心理的傑作，其中Rogozhin謀殺他妻子後第二夜與米雪根親王談話一段，尤其是最恐怖的一節。

被佔有者則是一部諷刺虛無主義者的著作，描寫六十年代的俄國革命人物的心理，非常深刻。雖然這是五六十年前的著作，但是有人說被佔有者裏的人物，在革命後的俄國政治舞臺上還是很多呢。

除這三部大著以外，陀斯妥以夫斯基的代表著作，尚有死人之家(Zapiski iz Mertvago Doma)和加麥拉曹夫兄弟(Bratjja Karamazovy)。加麥拉曹夫兄弟是他所作最後的一部(一八七九—一八〇年)，也是最有名的一部。陀斯妥以夫斯基本意是想描寫墮落的犯罪者(Aliosha Karamazov)的生活，但是未及終篇他便卽死了。死人之家則是早年所作，全是寫牢獄生活和罪犯心理的。

陀斯妥以夫斯基自出獄以後，卽終身從事著作事業，計歷二十餘年。他的小說大多是數十萬字的長篇，從來文學家的作品，質量有如此豐富的，也就少見了。在這裏便要想約略介紹給我們的讀者覺得也辦不到，要詳細研究，只有待到將來了。

一八六七年，陀思妥以夫斯基續娶第二位夫人，一八七一年七月裏回俄國。這時候他的文名已不比從前了，他的著作銷路已頗不少，因此他得以清償債務，照舊去幹他的新聞事業。一八七三年他在密雪采爾基親王(Prince Meschtcher-

ski）所辦的"Grazjdanin"裏做主筆。一八七六年他自己又發刊一種月刊評論，叫做一個著作家的日記，這一種月刊後來一直出到他死時爲止。內容差不多是一種百科全書，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社會理想，政治理想，和文學批評，差不多都包羅在內。他在這時繼續鼓吹他的斯拉夫主義，一八八〇年六月八日他在莫斯科紀念布霎金的演說，非常有名，便是和他意見反對的人，也大聲喝采。他使人民忘了斯拉夫派和西歐派的分別，只記得一件事，就是他們是俄羅斯人。

陀思妥以夫斯基一生與病相終始，差不多沒有一日的健康，但因爲他的精神反抗力頗強，所以克享六十歲的高齡。一八八一年一月他得了肺炎症，至一月二十八日，竟一眠不起，三十日在聖彼得堡舉殯。全城人民，聞耗無不流淚，送殯的多至數千人，街道爲之塡塞。從來文學家也有在身後受盛大的榮典的，但是能這樣引起民衆深切的感動的，却是沒第二個了。那天送殯的人貧苦的和家頗小康的，衣華服的和衣冠襤褸的，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什麼人都有，而且他們都非常

悲慟。陀斯妥以夫斯基生平高唱人類各階級應以同胞友愛的精神，聯合一氣，在他舉殯那一天，他的理想却是已實現了。陀斯妥以夫斯基是一個窶人子。他爲了賺得每日的麵包，不知耗去了多少精力。他的生活不是凍餒，便是疾病；不是流放，便是逋逃；不是在債台上，便是在牢獄裏。他生時不能見容於俄國，他死後俄羅斯人纔覺悟了他的偉大，纔崇拜他愛悅他。託爾斯泰聽得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死耗，說道：『我和那人沒有見過面，而且我和他更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但是在他死後，我登時覺得他乃是對於我最接近最親愛最需要的人了。他所幹的一切事，都使我覺得這是爲人類而做的。我聽得他的死耗，登時像是在我的頭上敲了一大棒。』這就可以想見十九世紀俄國那最大的寫實小說家對於俄國一般民衆所生的影響了。

三　安得列夫(1871－1919)

『我曾經遊歷過許多市鎮許多地方沒有一處見過一個自由人』安得列夫(Leonid Andreyev)著作中的一個英雄這樣說，『我只見奴隸。我見有囚籠，他們住了生活的床，他們在此生而又死的；我見他們的恨和愛，他們的罪和德。也見過他們的快樂；他們想復活古代熙熙之樂的可憐底企圖。但無論怎樣，我總見帶着愚笨和癡狂的標幟，……他們在這美麗大地的花中，建一所瘋人院啊。』(註二)

這一番話可以當做安得列夫全集的一句總綱。安得列夫是問著『我們人生的致命根』(Foundamentals of our life)人類所認以爲眞實的一切東西，在安得列夫細細辨過滋味後看來，只得到一個結論，便是：『處處是瘋狂和恐怖。』(Madness and horror 按此是紅笑開端的一句話。)人類現有的生活，人類的思想，人類的行動和價值，都是煩悶的問題，足以攪擾安得列夫的心曲，使不安和不快。這許多問題之中最簡單的一個，也許是下意識(Subconscious)的問題。人類永不知道做慣了的事(幾分鐘內反覆做的事)的意義。安得列夫的論文裏曾

有幾句道：『幾千的生命，呈現在我的靈魂裏，這都是我生以前的生命。每一個生命說他自己的話。』然則個人的自由，還能有什麼期望呢？

安得列夫一篇繼一篇的創作，都是鄭重地說明這種自由底缺乏的。人的熱情，(Passion) 便是永久匿伏於靈魂深處之無底的獸性。人的思想，便是一種鬼蜮似的軍械，在最危險的時機要『反戈』向其主人的。人的意識，止限於一己的，永遠不能見到別人腦殼內的東西。人自以能包羅萬象了，實則他是思想律和生存律的奴隸，既不曾創造這種律令，也不曾能自由改動這種律令。（註二）

安得列夫的身旁，四面都被圍牆圍着：（一）自然律的牆，使人類囚於此世界之內；（二）心理的牆，使人類囚於自己腦海之內；（三）盲運的牆，使人類命運受制於不可變的殘酷；（四）不可知的牆，吹可怕的氣到人類的靈魂；（五）近代文化的牆，都是推殘一切個性底創造的；（六）人類所立制度的牆，人類對於弱者可憐可恨的壓制，和所流無謂的血；（七）老年的牆，那是無人能躲避的；（八）一切牆的牆，——

——在人的，諸世界的末端隱隱而起的死。（註三）

安得列夫的思想，便是向着這些牆憤憤地作打擊。他找不到解決；他也得不到慰藉。宗教沒有回答給他。他假設是有個上帝，上帝便是一切謎中最大的謎，使人失望，使人心痛；『愛』不能引人到那裏去，因爲人曾爲愛受過大犧牲，却沒有改良了世界；普遍的善也不中用，因爲在這個罪惡的世界中誇示一人的善是可羞的。只有上帝的神通能彀打破這些圍繞我們的牆，但相信上帝的神通者，歸根是受騙，是被愚罷了。（註四）

所以安得列夫是和人生、運命、上帝、理性、苦苦地爭着。他對他的主人宣戰，我們一切幸福的主人宣戰，他借 Anathema 的口說道：『我倦於尋求眞理了。我倦於生活，倦於無結果地去忍受苦痛而空追那些得不到的東西了。給我死罷，可是不要給我不知的煩悶呀。』但從那『引導人』一面所得的回答，只是：『我的臉沒有遮住，但是你不見呀。我的話是響的，但是你不聽得呀。我的命令是淸楚的，但是

你不懂呀。你將永遠不見不聞不懂得了。』這個『引導人』是用靜嘿的文字說的，智慧受傷的安得列夫却高聲叫，抗議這『不答』的答。安得列夫的著作中都有這失望的呼聲丁丁地震響。（註五）

從這許多形形色色的疑問點一方看來，安得列夫是一個最普遍的作家了。而從心理的原動和動的社會力一方看來，安得列夫却又是個眞正的俄羅斯人。他每逢要用寫實的態度去描寫眞實生活時，只能寫出窮苦、殘忍、同卑賤。他看出來的村莊，都是苦不可言的村莊。（如 Sashka Zhegulev 和 The Life of Vassily Fiveysky 兩篇）在都市的中等人家不知道什麼是幸福。（如 The Little Anget, In the Fog, Darkness 三篇）在街的人衆，一千個裏難得有一個能保守他的『人的尊嚴』。安得列夫晚年的著作，是不大描寫實在的生活情形了。但他的問題涉及實現生活而逼他偶一說及的時候，倘如開了充滿毒氣，冷而且暗的地窖子的門一樣。

這種地底下的氣味，就算不常常附着在安得列夫有聲有色的著作中，也一定是常常覺到的；這種隱在近代文化的薄殼底下無所不在的貧苦和墮落，也就是那發出冷風，吹向俄國知識階級的無盡窮的怪象，使得『抽象』的安得列夫很接近『具體』的俄國生活。其實安得列夫對於俄國的政治事件和社會事件也是極留意的。他在一九〇五年做的紅笑（Red Laughter）是一部日俄戰爭的反影，不問這書的藝術價值如何，安得列夫却因此得了較前更著的名聲，自從這部紅笑開了端，每逢俄國的社會政治運動發生新局面時，安得列夫便有一篇新的小說或劇本記將出來。如是一地（The Place of So It Was 一九〇五年）一書表面所說，似是子虛烏有，實在是描寫某次著名革命中羣衆運動的失敗的。府尹（The Governor 一九〇六年）一書，是形容一個平素虐民的俄官，做了革命復仇的犧牲者。"Savva"（一九〇六年）是說一個無政府黨，欲『毀滅一切東西，舊屋，宇宙，科學，舊文學，舊藝術』以便『使地球自由，使思想自由，而開出一個新

的偉大的未經人知的世界來』在黑暗(Darkness 一九〇七年)一書中，說一個理想家提出以下的疑問：人在這許多落難的罪人(他們的罪不是他們自己之過)面前，有什麼權可以自做個好人？餓王(King Hunger 一九〇八年)一書，是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俄國大罷工的反影，正如到星中(To the Stars 一九〇六年)是同年俄國許多市鎭徵發人民當兵的反影。"Sashka Zheguler"一書內的英雄，是一羣無產者的領袖，半像强盜，半像革命黨，俄國流產革命之後，這班人是最多的。七個被縊死的人(The Seven Who Were Hanged 一九〇九年)可以使人想見俄國懲治政治犯的絞臺之多，因而發生恐怖與憤恚。比利時的憂愁(The Sorrows of Belgium 一九一四年)是讚美比利時有犧牲精神，能抵擋德國的侵略。

以上所引安得列夫的著作，其中所有事實自身的趣味，都不及其中所含人類的覺悟，和人類生存的普遍問題等等的意義更爲有趣。從安得列夫的文學以及

他方面的創造活動看來，安得列夫實是俄國智識的舌頭，方被近世文明從父系制的慢性驚醒而到實現的複雜生活。俄國的智識突然被放在許多功課面前受試驗了。不論這變遷是對於尋常事的英雄犧牲，或是對於人生建設事業的懦怯，凡自覺的個人都已覺到這種的變遷。生活自身暗地裏正在變換。一切事物都在動搖，變化，成新樣子。正如有一個強力的手，把各種做基礎的建築拉將下來。俄國的智識正在狂熱地辨認生活的滋味，重新估定那些最苦痛底問題的價值。這些引路的東西又一齊在俄國的環境內染了憂愁，無聊，厭世的灰色。安得列夫便是天生的將這種不安的精神寫在驚心動目的藝術畫內的一位著作家了。他寫下他疑問號的時候，把有思想的俄人所散布的強而不分明的思想和情緒，都收集在一起，與從這些中間創造出活潑潑地的想像。這反應是無量的。（註六）

安得列夫的著作，決不是為了事實本身而後做的。他所做的每一篇劇本或小說，都含有一個問題。他的著作，往往如此布局：假造一人，放在某地位，使其受某經

驗，看他精神上道德上發生的影響是什麼？所以他著作內的環境和地位倘居次要，精神上德道上的反應，倒是全篇的重心。（註七）

至於著作的格式，算是附屬品罷了。俄國文學家中，沒有比安得列夫再善於變格式的，也沒有一個像安得列夫一般，歸不進適當的文家流派。安得列夫早年的著作，（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二年）尚受着乞呵夫的影響，可以歸到寫實派。然一九〇一年所著的一篇牆 (The Wall) 講患痲瘋的人空想爬過那立在他們和『不可知』之間的一座永久靜嘿底大牆，已經宛然是表象主義的著作了。那篇悲劇海（一九一一年）亦然，俄人評他，說是『對於混亂的讚美，』『對於無邊際的，不可勝底原子的生命力的讚美，對於超過一切意識創造底限制的新而可畏底可能性的讚美』。人之一生（一九〇七年）更創了個新格，俄人喚做『圖案畫』；而餓王和黑斑 (The Black Marks 一九〇八年) 兩篇，則以通篇皆用諷刺，稱做特別格式。安得列夫永不曾使卿接着出版的兩篇著作，同是一個格調；但是他的

偏激，他的火性，他的一無所畏，揭破痛瘡，他的專橫底想像，和他的描寫力，能使抽象者栩栩欲生而讀者若身親其境，却是到處一樣。這便是安得列夫的人格使他的著作一貫的。俄國人愛安得列夫，貢王冠與他，推爲文學首座，也就是爲了這個人格。

在一切近代的俄國文學中，安得列夫的文格算是最錚錚有聲的了。他的著作該是朗誦，不該默念。他的散文有一貫的韻脚，要比許多散文詩更有音調。Arabazhin 曾經說：『安得列夫的字句中，多有螺旋式的急調，他用的字，擾、打、鞭你的臉，很懇切地侵入你的靈魂，呻吟和哀鳴，像警鈴一般響，像雷一般震你的心，在你的靈魂裏隱隱地作痛，有時又像餓狗一般的號叫，求你的憐憫。安得列夫的著作中又愛用對比。他的界線都是顯然的。他的粗莽而大膽的打擊把一切東西都刺進黑幕，有時生出知覺的感應。』但是仍舊時時有美麗溫柔和青春活潑的愛在安得列夫的著作內。雖然他文中多是衝鋒的客觀主義，而在這些雷霆也似的問

題中，每有弦歌的聲音顫動，有時升到和諧的高點，能把其餘的聲響一齊蓋住。這種人格的特質，就是使安得列夫的著作有特別眩惑力的緣故了。(註八)

(譯自 Moissaye J. Olgin 原著)

(註一) 按此是安得列夫著作人之一生中的話。

(註二) 安得列夫是個頹喪派的文學家。他的身世，剛巧在俄國人因爭自由奮鬭而到底失敗了的時候；他的文學是繼高爾基(M. Gorky)之後；高爾基那種革命的鼓吹的提人精神的文學，雖然曾把俄國青年人喚起來奮爭自由，此時却已不爲奮鬭失敗，志氣索然的青年人所喜；俄國青年人自信的勇氣，奮鬭的精神，已經被『失敗』消滅，對於世界的大問題，無心注意，對於人的能力，也有懷疑；安得列夫的著作便是充滿了這種顏色的。

(註三) 安得列夫的著作中研究死的，如到星中(To the Stars)是問什麼是生活，不能忍受的生活該要麼，是言此世界中的一切得失死亡，不算什麼；而

如藍沙勒司一篇，則言死的恐怖，人人都感著，只有超人能暫時的自制不被感著。

（註四）譯者按此節所言，是指安得列夫的劇本 "Anathema" 內所含的思想。這篇劇本是講人生問題的，是討論什麼東西可以引人生到光明而不失望的。這劇主人翁，就是 Anathema，是個惡魔。他問那看守天堂的門的人：『你該是什麼名字呀？』這人說：『滿世界的衆生都想求好處，但不知到那邊去找。滿世界的衆生都想求生，可是都得了死。名字！名字！名我爲「善」罷！』Anathema 是想來叩天帝之閽的，是要問怎樣可使生活好，衆生在這萬惡的社會中，怎樣生活，才算不錯。Anathema 於是降到地上，把一個苦猶太人變成富人，富而且仁。他是天天佈施，大家都說他好，當他上帝般崇拜，并且傳揚他眞有起死回生的大神道。甚至遠在別國的人也都來拜他，求他醫治疾病。可是一則猶太人的錢用完，不能再滿衆生貪求的欲壑，上帝的神通終於不能實現，衆人便

反過臉兒來說他欺人說謊，一頓石子把這猶太人打死了。Anathema 的理想——試驗——是失敗了。他想拿物質去慰籍衆生，是終於失敗，不見好反見惡了。猶太人爲愛大犧牲，却到底於人於己兩無好處。除非眞有上帝的神通，手兒一摸是可以愈病，手指一指是可以去歹運的，那才或者可以應付普天下衆生的要求和希望，但上帝的神通終究是騙人罷了。

（註五）按原著雖如此說，而譯者的意思却有些出入的地方，現在寫在下面，待讀者參考比較罷。

我謂"Anathema" 一篇，在安得列夫諸作中，比較的頹喪氣少，而且多一層主觀——竟可說是入於新理想主義之域。他前此的著作如到星中一篇，巴巴兒問生活的意義，但終篇止是失望，沒有個解答。請看劇中的天文家，他既厭社會上一般人的生活，說全像是蟣人，沒生命沒靈魂的。他自己研究天文，覺得世界之外的世界，眞眞有趣，世界上事不算什麼，他說：『超乎人的生死的眼光

看來，世界上每秒鐘內有個人死，可是宇宙之中，也許每秒鐘有個世界要熄滅呀。』所以他對於自己兒子的死，不動什麼心的，但也終沒有法子可以使他的妻和媳滅煞思子念夫的哀。安得列夫這劇聲明在人生問題上，感情(在世的)和理想(出世的)衝突。天文家的解答是反常的，他所求的是個抽象的世界，那不是人人能喻的。

"Savva" 一篇仍是不能解答這問題，這篇中的無政府黨想用無政府主義解決一切，但結果是反被惡人作爲把柄，把無知的小百姓誆得更信惡人罷了。

人之一生是安得列夫自寫一己之生活的，可也不能對於人生問題清楚下個解決。而且所含的厭世主義比到星中一篇還要多些；生活的無意味，唱得極高。人說：『我詛罵一切你所設施的。我詛罵我生的日子，我也詛罵我死的日子。我詛罵生活的全部。沒知覺的命運，我把一切擲還你擲到你的殘酷的臉面！我詛罵你！我永久詛罵你！』

但是終讓"Anathema"一篇把人生問題作個暫時的解答。安得列夫雖然在前半篇把騙人的宗教罵個暢快但他後半却有了一個新理想引導人（即看守天堂的門的人）說：『David（猶太人民）是不朽的了。』『達維特做了你所說的衆人也做了你所說的了。這些數目也不是假的，度量也都不差，……可是有不用尺量不用數計的東西，你不懂的。光明沒有限止，火的燄沒有界限，……在數量上被人殺了，在度量上是死了，可是達維特已在那火的不死之中得到了不朽了。』只問不朽與否，不問生活的世間價值如何，這是安得列夫對於人生問題的暫時解答，所以我要說"Anathema"可算代表安得列夫思想發展的最高一點了。

（註六）按這一段說得最好。近代文學多是受著哲學的影響，跟著唯物，新唯心的潮流一同去的，因爲各國的社會背景不同，所以表現出來的也不能不異。安得列夫的時代，正是唯物派勢力將倒，人人對於科學萬能懷疑——不但懷

疑科學萬能而已，也懷疑人對於自然的抵抗力——的時候，俄國因爲在外是新敗於日，在內是新敗於專制政府，青年煩悶已極，失望與頹喪極盛的時代。大家對於人類的命運抱着悲觀，安得列夫便是高聲叫的人了。

（註七）這是極容易看出來的，例如到星中一篇，只是一篇對話。沒有文學上的結構的。

（註八）我把這文譯完，又加了些愚見，是希望更能介紹安得列夫思想的大概使得明白些。這篇原文把安得列夫的著作介紹得又簡又備，據我看，實在是篇妙文。不過安得列夫的事實不說一些，還怕讀者不大有頭腦，所以我再把曉得的約略寫一些在下面：——

安得列夫是一八七一年生於 Orel，幼時即在那裏念書。考試常常居末位。他的父親是一個測繪家，早死，那時安得列夫還沒有畢業小學。後進大學，常常因爲沒錢挨餓，曾做一篇小說，以一個苦學生做材料的，想賣錢，卻被書坊中人

大笑退還。後改進莫斯科大學，光景略佳。一九〇四年正月，因官廳給他的苦痛，想自殺。此後又改學繪畫，略能得錢餬口。一八九七年受文憑，爲律師助手，又爲報館訪員，專訪公堂判決案。爲律師未嘗受人聘請辯論，不進一錢。一八九八年始受 Courrier 報館之請，做第一篇小說，高爾基以爲善，勸誘之，始專力於文學。一九〇五年紅笑出版，大受人獎。一九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死，他有自傳一篇，上面這些材料，也是從這裏抽來。

四　阿采巴希甫（1878—）

俄國因思想潮流的變遷，各大家文學風行的中心也逐漸遷移了。一場革命之後，人心大變；都介涅夫安靜的悲觀思想，託爾斯泰宗教的無抵抗主義，以及一般最普通的俄國式的無意志的哲學，都已不時行了，一般思想都含有和他們反抗的精神，雖然在革命以前，高爾基（Gorky）曾表示他特有的反抗精神，但當革命

以後，阿采巴希甫的傑作出來，他也不得不退避三舍。阿采巴希甫在他的小說沙寧中間，道德上的無政府主義革命可算被宣揚到最高點了。批評家郎格(Long)曾說，俄國的文學前半期是被動的文學，這派文學到了乞呵夫(Chekhov)而至極點；自此以後漸入後半期自動的反抗的文學，也就是俄國最近的文學。自從乞呵夫的作風變到現代的作風，中間一個轉扭，最好是請高爾基的朋友安得列夫(Andreyev)來代表。這後半期的文學和前半期的精神上不同之處，就在他們對於人生的態度。他們已漸漸廓清從前那種謙卑不中用的，被『生命所壓碎』的個人精神了。新來的精神是尼采(Nietzsche)斯鐵爾(Stirner)等人的哲學思想，他們在斯鐵爾的口中喊出那些『個人絕對的獨立，個人自主，個人主治一切』的呼聲。俄國的精神已醒了，他就要回復到他自己了。無政府主義飾爲自我表現的外形是這一期俄國文學的眞精神；其實也可說是俄國一般生活的眞精神。我們只看俄國自從歐戰停止，鮑爾希維克發生後至今的現在，就可相信郎格

後半期精神之說是不錯的。這一期思潮之中，也產出了不少文學的創作，這一派作家之中最有力的作者，也是惟一可稱爲天才的作者便是阿釆巴希甫。

密切耳，阿釆巴希甫 (Micheal Artzbashew) 是俄國南部人，具有顧谷爾 (Gogol 亦南俄人) 熱烈衝動的天性。他是一八七八年生的，一生苦病。他嘗有一段自序說道：『我的姓氏來源都是韃靼人種，但不是純種。我的血管裏同時流着俄羅斯，法蘭西，喬治亞，和波蘭種的血液。我很願意把這位有名的波蘭人考修司哥 (Kosciusko) 認作我的祖宗，他是我的外大父。我的父親呢，他是一個退職的官，也是一個小小地主，但進款却有限得很。我的母親死的時候，我不過三歲。她傳給我一個瘵症，算是她的遺產……我現在住在克里米亞 (Crimea) 是要希望病好，但是痊癒的希望我看來是很少的了。』他的著作是儘著一九〇五年以至一九一〇年這五六年間出版的，著作的年代不多，所以著作的分量也不甚大。沙寧 (Sanin) 是他最大的著作，已譯成英文，我們現在就專門介紹他，因爲阿釆

巴希甫的中心思想都在裏邊了。

沙寧一篇是一九〇七年出版的。這時代剛值俄國革命黨失敗後的第二年。俄國自從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後，一般思想界上大起變化。起初是改革者要求政治自由和社會改良正在漸有希望的時候，革命一動，總算畧嘗着自由風味，可是事變反覆，政府挾着雷霆萬鈞之力，這一點初興的希望就立刻打斷了。一時俄國社會中的最良分子都弄得心神痲痺；許多拋棄了他們的快樂安逸，一切家庭社會的幸福而來幹這衝鋒事業的人到此都心灰意懶了。他們失望之餘來了反動，遂由極端的利他主義轉入極端的自縱和個人主義，於是把他們的攻擊點從政府方面移到道德方面，不承認自己的宗教也不承認一切社會教育和教會所建立起來的風俗習慣，正在這時候，一篇用極大能力極好藝術的小說應運而出，發揮人類固有的本能，把自由的精神化為超人的沙寧，他，鄙棄一切道德律條，以為是不適的暴制，而獨往獨來大發揮他的自我主義。沙寧這個人可稱是力之化

生，也是阿采巴希甫理想中的超人；不但是阿采巴希甫理想中的超人，也是當時全俄國青年理想中的人物。他們受了國家政府社會的戟刺，不安已極，只苦於赤手空拳無可如何，除開法律的束縛以外，還有許多教育教會社會所造成的種種束縛，居其上者利用了來鉗制人民的思想；對於這種方面的苦感一經革命失敗的刺戟而印象益深，來了沙寧這個榜樣，那爆裂的藥線就點着了。在這篇小說中間，他們可以找到剛巧是他們所要說的話和他們所要做的行動。青年思潮奔放，一受這等感觸，豈有不立刻波濤洶湧的麼？這便是阿采巴希甫的小說風行一世的原因了。那時俄國的大學校和中學校的男女學生如醉如狂，奉行所謂『沙寧道德』他們還結了社，專門講究沙寧主義。這部書所發生的影響如此猛烈，他的內容如此有鼓動人心的力量，所以人都稱這部小說為『可怕的小說』『危險的小說』；因為鄙棄道德專尙獨往獨來的精神，所以又有『放縱的小說』之目。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沙寧的出世便是一此。阿采巴希甫在一九〇三年上

早已著成了這篇小說，他拿到書店裏去賣，沒有一家肯收他的，所以一直遲到一九〇七年纔出版。但是就是這幾年耽延得好，沙寧的出來剛在該出來的時候，要不然早幾年，社會上思想尙沒有那種變態，沙寧的思想難免要扞格不入，反不能那麼風行了。可是他如何能得政府准許發行呢？這是因爲他對於革命所抱的態度。時代剛在革命之後，他的沙寧偏偏絕端鄙棄革命和鄙棄爭政治自由的精神。因爲沙寧式的快樂是個人的自體的，完全償滿慾望的快樂；勞精疲神於政治上面，是沙寧所鄙夷，以爲是空廢光陰的。然而一般熱心政治運動的人却非常恨他，以爲他是受政府的指使，特地做出這樣的文章來非笑攻擊他們的事業，打破他們將來改良政治的希望。總而言之，沙寧本不是一部政治革命的書，這一派人看了這部書，只見他的主張相反，可恨，而不會見他所含文學的眞力量眞才藝，也是無怪其然呢。

這篇小說不但是這位作者天才的流露，也可算他的病魔的反抗。他贊美沙寧

的體力雄壯，卡沙芬娜的女人的縱慾，並且大聲疾呼的主張，肉體暢樂，一半可說是作者哲學思理的表示，一半也可說是作者瘵症的喊痛。因爲身有惡疾不能參預這種活潑的快樂，故而羨慕不已，寄諸文墨，這種心理也是有的。我們再看他書中一個人物，西米沃諾甫，便知這人就是他自己病症的化身。這人也是書中一個有趣味的人物，他在書中第一回出場，已是個瘵病鬼了，不過還不曾死，勉強可以走路。大凡瘵病的人有種特徵，便是希望這病早好，希望很濃，因而人也往往很高興；他呢，偏偏不然，性情古怪，容易發怒，看見了他的康健的朋友，他便大怒不已。他經過一陣很凶的咳嗽之後，說道：『我常想我是不久就要死到完全的黑暗中去了。你明白麼，鼻子塌了，四肢爛了。在我的上頭呢，就是你們所在的地面上，一切的樣子，像我現在還能彀看得見的一般，一定還是照舊的下去。你們自然都是要活下去了，你們可以看着這同一的月亮，你們可以呼吸，你們可以從我的墳畔走過；你們或者要在那裏停一停，火速幹一些必須的事。我呢，躺在地下爛完了罷了。』

他一夜夜間死在醫院裏了，他的朋友都望着他。那個蠢頭蠢腦的胖牧師做完了一些身後之事，遇見了沙寧的一副輕蔑的樣子，他大驚而下。西米沃諾甫死這一段描寫得極其動人，於此可以見作者的才能。

沙寧有一個美貌的妹子名梨妲，被一個男子毀壞了。那個男子是一個奴才習俗卑不足道的官場中人。後來她發現她自己身子已懷了孕，便羞憤不堪想要自殺，沙寧笑她道：『你現在怎樣辦呢？還是靜聽我的話罷，你的意志太弱，又不識世事，很苦。可是死了又有什麼用呢？世界上繁華滿目。陽光是普照的，去的水是長流的，你死了以後世上人知道你受孕便和你不相干了麼？可見你不是爲孕而死，是怕世人的嘲罵而死。你的所謂最不幸，並不是你自身的不幸，乃是你自以爲一生之間有了這場不幸所以如此。你所以自以爲不幸，因爲你除此以外一無所有的緣故。並且你所怕的也無非是幾個親愛的人罷了，你不認識的人你不見得去怕他，和你親愛的人聽見你有這等事，自然是要驚疑的；可是他們有什麼說，無非說

你不曾正式結婚就有了性交罷了。他們是不必說，一定要將此來責備你的，可是你也正不必以此戚戚……你要曉得，這批奴才們都是毫無知識的，只有貪酷卑汚的心思，你也無非是處在這種世界方纔甘心肯死罷了。……』他看得世人如毫無一物，他的妹子的行爲也毫不足怪。不過未曾結婚就有了性交罷了，有什麼希奇？所以他勸她不必因此而失去她的傲氣，不如趁孩子沒有生下來趕緊找一個和她相愛的朋友結了婚就完了。後來她嫁了一個丈夫。其實他不但是不以他妹子的私孕爲可恥，並且不以那個官員爲可恨；不但如此，他自己看了他妹子秀色可餐，還想和她起性交哩。因爲他的主義是滿足肉體的要求，名分禮俗一概不知道，也是一概否認的。但是他的妹子却沒有這麼解放能做這樣的事。

那個官兒呢，後來沙寧處處輕賤他，並不是因爲他欺侮他的妹子，却看他是個『壽頭』。那個官兒是拘於俗尙的，受了他這樣的輕侮只有和他決鬬的一法了。寫到那個官員的兩兄弟挑逗沙寧決鬬的一幕活劇，算是這一篇小說中最滑稽的

一段；讀者也最能和書中英雄表同情。這兩個兄弟拿了劍來挑戰；一個做出種種繁文縟節自以為很合式的了，一個完全是無知無識的人，這人自命為託爾斯泰的信徒。却不料沙寧的人生觀偏不喜歡決鬬，決鬬也是一件習俗，和宗教道德以及其餘種種的習俗一樣蠢。他的冷峭無情的話先把這兩個假參政的官員頂頭碰一個釘子。這兩個人忽見他不答應決鬬，簡直弄得不知所云了；那個託爾斯泰的信徒以為沙寧自己違背他的信條了，便大怒起來。沙寧告訴他們兩個人說他不願決鬬，一則是他不願結果這官兒的性命，一則他自己也不願把他的性命來冒險；可是這官兒若敢在街上對他行一點身體上的攻擊，他一定當場就痛打他一頓。這種特別的解決困難的方法，簡直把這兩個人鬧昏了，他們又怒又困惑，可是沒有法子，只好像鬬敗的公雞一般逃了下來。他們以為沙寧既然不敢決鬬，可見卑鄙，想要把他不齒人類，可是這又是不成功的。後來，一天這個挑戰的人在街上遇到了沙寧了。沙寧又鎮靜又輕侮的瞪着他，他一把無明火高到三千丈，立刻

把馬鞭子打他一下；那知鞭子剛伸得出去，一個又粗又大的拳頭早已在他的臉上很擊了一下，用力又大，痛得不知所云。一個朋友把他擡回寓所，他就在寓所自殺了。因爲按着習俗的見解講來，這是唯一的路給他走了。

這篇小說和大多數俄國的小說是絕對相反。俄國的男子大半是意志薄弱好說空話的人，女子倒反而意志堅強能幹一些正經事。俄國一般的小說自然也把這國民性格映在他們的文學中了。沙寧一篇却不然，他的男英雄偏偏是個意志力強到極頂的人，而女子們却反而都是怯弱的。書中四個女人，沙寧的妹子，美貌的教師加撒維娜女士，裘里的妹子，已許給一個少年科學家了，這個少年當已訂婚之後還誘着她的哥哥去嫖娼妓，還有一個便是沙寧的母親。這四人都是『名教中人』自然是囿於習俗的了。她們都是在沙寧所謂『習俗的暴君』之下討生活。他的母親見了他的行爲自然是非常震駭的，沙寧用了野蠻方法對待她——罵她。梨妲懷慚，沙寧笑她。加撒維娜和裘里剛有了愛情，沙寧便去引誘她，等她

後來悔痛的時候，他又冷冷的耐心觀察。這四個女人都是名教中人了，唯其是困於習俗，所以逢到沙寧以爲不成問題的事，他們都痛苦得了不得。在這等地方，阿采巴希甫的意見是顯然可見的。他苦恨習俗羨慕沙寧一流人物，他自己固不能做沙寧，現在的人固然也沒有一個沙寧；但他却希望將來有沙寧實現。並且據他的觀察，男子和女子中間，女子要達到這不調和的唯我主義的一步，究竟是爲時尙遠咧。

這本書裏除開正主人沙寧以外，最引人興味的便是裘里了。這個人是正式的俄國人，若放在都介涅夫的悲劇中，就是一個 Protagonist。裘里正是一般俄國小說中所描寫的英雄了，因爲是一個正式的俄國人，所以他是天生着意志癱瘓的毛病的，遇事不決是俄國這麼許多人中間的通病，也就是裘里的病。他也是苦悶人生的，他遍讀諸書，想要從書中找到一些人生的哲學做他行爲的指導。他已沒有宗教信仰了，他從前的政治自由的迷夢也冷了，他現在已沒有宗旨了，但他

不能沒有一個一定的目標來做他的北極星。因此他陷入了極深的苦痛。他害的病剛巧就是當時一切俄國小說家所共同診斷出來的病。他妒忌沙寧的快樂能力，同時又看輕他，可是無論如何，要他學沙寧是學不來的。到後來他逃不過他的思想的困擾，也只好自殺了。——說到這裏我要跳出圈子說一段話：阿采巴希甫既然想出了沙寧這麼一個超人做他小說的中心，又想起一個官員一個裘里兩個人來做當時俄國兩種人物的反影。官員是代表一般困守習俗的人，他們困守習俗而爲習俗所殺。表明在習俗專制的社會之中個人沒有生路，這種習俗專制之下的人生是苦悶的。裘里是代表俄國一般有思想有學問的良好分子的，這般人宗教是不信了，習俗是懷疑了，起初迷信政治革命，後來連政治革命都冷淡了，他們否定的工夫不爲不大，但是他們終於困惑，因爲他們不能不有一條可信的哲學來指導人生。可是他只知道向外求指導；却不知道反求諸己；身外界的都是可以懷疑可以打破的，因此裘里就終於困惑了。裘里有不做Conventional man

的勇氣，而沒有做沙寧的勇氣。沙寧的方法便是唯我主義的方法。可是裘里不能相信他，他羨慕他的快樂能力，同時又看輕他，於是他不得不死了。作者拿他的死表示俄國一般良好分子不會得到人生的意義，也終生不會有快樂的能力。這種人雖然比官員一類人高明一些，但也是沙寧所不取的。所以裘里死了以後，他的許多朋友送葬，那些朋友很蠢的請沙寧說幾句好話。逢到沙寧是個心裏有什麼口裏說什麼的人，便說道：『世界上如今又少一個壽頭了。』壽頭！沙寧眼中的裘里是個「壽頭！」於是那些朋友大怒，痛罵了他一頓，沙寧遂離了城市。後來他們在鄉下看見他，正對着黎明發認識的歡呼。『天朗氣清，平沙無垠，千紅萬紫，在朝霧中間，隱隱約約。沙寧身心俱泰，張開他愉快的眼睛遠望着四野。舉起他壯健的步子，向着朝陽前進。長睡之後方纔醒過來的草，含着天色在遠方掩映着；無窮的穹蒼在他的頭頂上罩着；——太陽挾着銳敏的光線輝煌四射。沙寧意境湛然向着這光明前進，』這是沙寧的最後。『向着這光明前進，意境湛然，』這二句也可

說是沙寧生活意態的象徵了。

沙寧的人生觀怎樣呢?他的主張是這樣:人生用不到受什麼理論來指導的,也用不到什麼原理,上帝有沒有不可知;不過無論如何他是和我們不相干的。人的最合理的生活應該像飛鳥一樣。他是純任一時的願欲的。鳥心裏想要停在樹上了,他就去停在樹上;他想要飛了,就飛了去,沙寧以爲這樣纔是合理的;男人女人就該這樣生活,沒有原理,沒有計劃,沒有追悔。飲酒和性交沒有什麼可恥,也沒有什麼不道德。給人愉快的東西沒有一件是不道德的。喜歡洪飲和喜歡漁色不算罪惡;其實世界本沒有罪惡這樣東西的,這種心情都是果敢的自然的,自然的就決不會錯。沙寧的信條之中頗有一些尼采的哲學思想,更多的是盧梭的自然主義。

沙寧的自身全不是一個可輕的人物。人家若不拖他進漩渦,他是不好辯的;他不想把別人都改變到和他的思想一樣。他內部自有一種光明,這種光明我們常

常把他作爲基督教信仰的光明。沙寧在他的一羣困惑自擾的夥伴之中賽如一個鐵柱，靜靜的立着，搖擺不動。他已在生命中找到了絕對的和平，絕對的調和了。他的思想，言語，行爲絕對的和他的志願相同，也不管別人的便利和快樂怎樣。在這個身體健康，眼光清澈，安閑，鎮靜，果決的人中間，是有一種歷久常新的質地的——他的生活方法是絕對不受公共意見的影響的，除他自身以外，那怕是一根稻草也和他無干。一句話，他是自然主義之外，又是個絕對的唯我主義者。所以基督教的教義，耶穌的個人，和他在俄國的宣傳者託爾斯泰都是他自然的仇敵。因爲基督教若有所教訓，他是叫人捨棄自身去服從天國的。是叫人捨棄他自然的本能去依着反乎自然的生活的。所謂『新宗教』也是沒有根基，因爲他是要把基督的信條順應到現代生活的。不如沙寧的辦法好得多了：他明明看到基督教對於現代生活是有礙的了，無可順應了，不如丟了這種偶像來自尋他『自然人』的生活罷；自然而然對於這『自然人』的仇敵，基督教，是要不容情的和他宣戰的了。

阿采巴希甫的沙寧大概介紹完了，沙寧的人物大略是如此。經許多傾向看來，將來基督教的戰場是要立在現代小說中鬭了。基督教精神的超自然一面，受各方面的攻擊好多年了，不過沙寧一篇，恐怕要算是攻擊得最有膽量的。大凡宗教不過是人生的一種指導，宗教的合理與否要看他對於人生的實際生活行得去否；因爲是一種實際生活的問題，所以我們要用實際的討論。專就歷史的考證或專用毀壞的批評來攻擊基督教是不中用的——這些攻擊對於基督教的存在是絲毫不能動的。所以要毀滅基督教，應當從實際生活方面，證明信從他的人所說的平和和休息是假的，他在社會上個人上的影響是壞的，這樣，基督教就可以打破了。至於沙寧這一篇呢，沙寧的道德是否果可實行，沙寧的『自然人』果否可成一種宗教，是要看他實行起的效果如何了，若我們覺得他祇有一時興奮的能力，那麼就祇好算他祇有一時的價值了。但這一時的奮興對於意志痲痺的俄國人的興奮的效力如何，是不容忽視的事。又對於中國這樣暮氣沉沉的國民性，

把沙寧介紹過來，究竟有否廉頑立懦的效用，這也是我所願意知道的事；我們看罷！

阿采巴希甫的著作依着年代排起來：

1905 Razskazy. (Tales)

Bunt. (The Revolt.)

Proporshchik Gololobov. (Ensign Gololobov)

Smert' Lande (The Death of Lande)

Zhena (The Wife)

1907 Krovavoe piatno (The Blood-stain)

V. Derevnie (In the Village)

Muzhik i baba (The Peasant and the Peasant Woman)

Odin den' (One Day)

Revoliutsioner (The Revolutionist)

Sanin.

1908 Million (A Million)

Razskazy (Tales)

1909 Svobodnaia Linbov' (Free Love)

Spravedlivost' (Justice)

Skazka starago prokurora (The Story of the Old Attorney)

1910 Pasha Turnanov.

Etindy (Studies)

以上除 Sanin 已有英譯本 (不止一本) 外, "A Million" "The Blood Stain" (Breaking Point) 及 "Tales of Revolution" (實即 "Revo-

lutionist" 一篇合他篇 Tales 而成）也有英譯本。

五 柯洛漣科（1853－1921）

在兩三年前日本的報紙，喧傳俄國文學家柯洛漣科逝世的消息。十七卷六號的東方雜誌裏曾經說起過，從前的新青年裏周作人先生也有過同樣的報告。但到了後來，纔知道這個消息是不確的。烏克蘭的平民詩人還生活在他的遼濶淵穆的故鄉，直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纔在南俄波爾塔瓦（Poltava）地方去世。那年的消息不知道是怎樣的訛傳的。柯洛漣科是代表最近代俄國文學的作家。自從安特列夫去世後，他和高爾基是現今文壇的兩大明星，他又是俄羅斯曠大的高原精神的表現，人類痛苦與不平的叫喊者，他的去世，眞是人類精神上的一大損失呢？

批評家都說，柯洛漣科的著作，像是『吹過病院陰暗的空氣的一陣新鮮的微

風。』這裏所謂病院，是說近代俄國智識階級的悲觀主義的文學，而新鮮的微風，是說『俄羅斯母親』的有簡單的心的孩子的叫聲。這種有簡單的心的孩子，大多數是農民，先驅者，西伯利亞的囚徒；他們大半是屬於『被侮辱被損害』的階級的，可是他們却沒有低下他們的頭，他們的心還是充滿着勇敢和求正義的欲望。柯洛連科的早年的生活，便是在他們的中間度過的。

佛拉提米爾柯洛連科（Vladimir Korolenko）是於一八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生於齊托米爾(Zhitomir 小俄羅斯的一個小莊。) 父親出身於高加索舊族，母親是一個波蘭地主的女兒。柯洛連科早年生長於奇美的環境內，和快活的黑眼的農民生活一處。他在温暖光明的天地中，養成單純的滑稽的風度和自然的愛好，這種天性，他到後來終於沒有消失。他的小說惡伴(In Bad Company)中，他把幼年住居的可愛的小村莊描寫得栩栩欲活。在這書裏所寫的嚴厲而又正直的裁判官，就是他的父親的影子了。他的父親是有名的清官，這種公正無私的

官吏在那時是少見的，所以在一九七○年，老科洛漣科去世的時候，只賸得孤兒寡婦，家中更沒有一個大錢了。虧了那位能幹的母親，柯洛漣科到了十七歲終於得進彼得格拉的工業學校去。

以後的三年中，他一方面要讀書，一方面又要儘力地賺自己的生活費。柯洛漣科自己說，他不知道怎樣在那時竟不至餓死。一頓十八個銅子的廉價的午餐，在他已經算是了不得的濶綽了，在一年當中，這樣的膳食，只有過六七次。

到了一八七一年，這位青年學生，在袋裏藏着辛苦賺來的十個盧布，跑到莫斯科去，考進莫斯科農業學院裏，但是不久因爲投身於學生運動，被校長宣布除名。於是他重新回到彼得堡。那時他的家屬都住在那裏，他和他的兄弟都替印刷店去做校對，養活一家。從這時候起，他纔投文於各雜誌報章。而他的流放生活便也從這時候開始了。

起初他因爲受政治嫌疑，被發判到克朗斯泰特（Kronstadt）處徒刑一年，後

來又到維亞德加(Viatka)。隨後他旅行到剖姆(Perm)，從剖姆再到托木斯克(Tomsk)；最後被流放到遠東西伯利亞的耶庫次克省(Irkutsk)。

在那邊他住過六年，也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一般，流放生活於他一生是非常有影響的。被在東北原隰上面的廣漠的森林，擁着寒冷的大氣的一副壯大慘淡的景象，永遠印在這少年藝術家的想象裏。荒野上面土民的半開化狀態的初民的悲哀，許多囚徒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想從獄中逃脫經西伯利亞大陸私回俄國的罪人的冒險行爲，都使柯洛連科受深切的感觸。

一八八五年柯洛連科從戍地釋出，立時回到俄國來，出他的美麗的小說瑪加爾的夢。

這篇小說，立時獲得可驚的成功，作者的聲名，也便從此確定了。在這裏並不含有政治的或社會的教義；馬加爾的呼籲，實在是普偏於全人類的，所以不論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批評家，都一齊喝着采。俄國的讀書社會都讚歎這書結構的獨創，

文體的簡潔，和結尾的抒情的美妙。書中主人翁，窮苦的馬加爾也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書中所描寫的『被損害者和侮辱者』的類型人物，但有一個重要的分別，就是柯洛涟科所描寫的馬加爾並不是沮喪的屈服的，而是竭力抗議的。此外更有一部庫頁島脫獄記也是用了西伯利亞的風光來做背景的。柯洛涟科書中描寫地方景物的優美，竟是莫與倫比，批評家都說他能得都介涅夫的眞傳。

與瑪加爾的夢同時出版的，更有一部惡伴，這使這少年著作家的聲名更為隆盛了。後來出版的有一部林語（參看小說月報俄國文學號）這並不模倣都介涅夫的，但是讀過了總覺得和都介涅夫的林地（Polyrie）具一樣的面目。林語是描寫南俄森林的一篇浪漫的故事，是用了古代傳說的體裁來描寫的。同樣寫南俄的景物的，更有一部贖罪之日在這裏描寫波蘭人和猶太鄉民的生活何等的快活啊！

從西伯利亞回來後，柯洛連科住在尼奚尼諾夫戈洛特（Nijni-Novgorod）除救濟貧民外，更著作了許多小說筆記。其中最有名的是一部盲樂師，差不多各國都有這書的譯本。柯洛連科在早年雖然被政府所放逐，但是幸喜他的著作不受政府的干涉，除了一部長篇小說叫做卜羅科爾與學生們（Prokhor）被政府禁止出版以外，旁的却都能逃過檢查官的注目。

現在引德國盧森堡女士（Rosa Luxemberg）的批評，來做一個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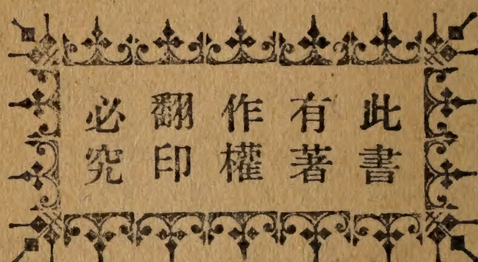
『柯洛連科是徹頭徹尾的俄羅斯詩人。他幾乎是俄羅斯散文大家中最足代表民族性的一個。他不單愛他的國家，而且積極的愛好俄國的風物，愛好這偉大帝國的各地方的美景，愛各個睡眼似的小川流，愛各個寂靜的圍着森林的山谷，愛這平原的民族，和其類型，愛這樸素的宗教信仰，愛這土民的滑稽風味，愛這廣穆的景象。

『柯洛連科與高爾基不但足以代表兩派的詩人，而且足以代表兩派的俄國

文學，兩派的自由論。在柯洛連科看來，農民依舊是利益的中心，而在高爾基，因爲他是個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者，所以以爲俄羅斯的魂是在於城市勞動者而不在於農民了。柯洛連科以田野的風景，爲其小說的骨子，而高爾基則以工場，地室，工人的宿舍爲其描寫的中心了。」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再版

（東方文庫）近代俄國文學家論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三八〇〇張

東方文庫目錄

〔1〕辛亥革命史
〔2〕帝制運動始末記
〔3〕壬戌政變記
〔4〕歐戰發生史
〔5〕大戰雜話
〔6〕戰後新興國研究（二
〔7〕華盛頓會議
〔8〕俄國大革命記略
〔9〕勞農俄國之考察
〔10〕蒙古調查記
〔11〕西藏調查記
〔12〕世界之秘密結社
〔13〕世界風俗談
〔14〕日本民族性研究
〔15〕中國改造問題
〔16〕代議政治
〔17〕歐洲新憲法述評
〔18〕領事裁判權
〔19〕新村市
〔20〕貨幣制度
〔21〕社會政策
〔22〕合作制度
〔23〕農荒豫防策
〔24〕近代社會主義
〔25〕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26〕社會主義神髓
〔27〕婦女運動（二冊）
〔28〕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29〕家庭與婚姻
〔30〕新聞事業
〔31〕東西文化批評（二冊）
〔32〕中國社會文化
〔33〕哲學問題
〔34〕現代哲學一臠
〔35〕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36〕心理學論叢
〔37〕名學稽古
〔38〕近代哲學家
〔39〕柏格遜與歐根

〔40〕克魯泡特金
〔41〕甘地主義
〔42〕戰爭哲學
〔43〕處世哲學
〔44〕羅素論文集（二冊）
〔45〕究元決疑論
〔46〕科學基礎
〔47〕宇宙與物質
〔48〕相對性原理
〔49〕新曆法
〔50〕進化論與善種學
〔51〕迷信與科學
〔52〕笑與夢
〔53〕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4〕食物與衞生
〔55〕石炭
〔56〕鐳錠
〔57〕飛行學要義
〔58〕科學雜俎（四冊）
〔59〕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60〕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61〕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62〕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3〕近代戲劇家論
〔64〕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65〕但底與哥德
〔66〕莫泊三傳
〔67〕美與人生
〔68〕藝術談概
〔69〕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70〕國際語運動
〔71〕考古學零簡
〔72〕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73〕元也里可溫考
〔74〕東方創作集（二冊）
〔75〕近代英美小說集
〔76〕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77〕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78〕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79〕近代日本小說集
〔80〕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81〕枯葉雜記
〔82〕現代獨幕劇（三冊）

